

冷宫皇后

宫心计



东方镜
著

大婚当日，她披着凤冠霞帔，脚踏金线玉履，淡笑着看他漠然地向她走来。他的手中，牵着在立后这日一同封纳的新妃——一个他最爱的女人。后妃同纳，这是他给她的一个下马威，也是他对她不屑的证明！他要立的后，本该是别人。却因太后一句懿旨，他立了她为天阙国的皇后。所以，他恨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冷宫皇后

东方镜
著

宫心计

冷宫皇后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宫心计：冷宫皇后. 1 / 东方镜著.

—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6

ISBN 978-7-5087-4074-4

I. ①宫… II. ①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7419号

书 名：宫心计：冷宫皇后. 1

著 者：东方镜

责任编辑：侯 钰

出版发行：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100032

通联方法：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33号

编辑部电话：（010）66080360

邮购部：（010）66060275

销售部：（010）66080360 传 真：（010）66051713

（010）66051698 传 真：（010）66080880

网 址：www.shcb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185mm×260mm 1/16

印 张：17.25

字 数：400千字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00元

目录 / CONTENTS

引 子 吉燕来祥	1
第一章 一入宫门深似海	3
第二章 从此风云是路人	18
第三章 上元佳节初放彩	32
第四章 朝堂之上遇故知	51
第五章 冷宫亦有人情暖	67
第六章 几番加害为哪般	83
第七章 重回凤宫掌后印	98
第八章 清明祭祖险遇刺	115
第九章 美人心计毒如针	130
第十章 玉洁冰清牵君心	147
第十一章 选秀肃仪初显威	165
第十二章 为帝解忧献良策	179
第十三章 为报君恩计再生	194
第十四章 芳宴一语露心声	212
第十五章 月不常圆春易老	227
第十六章 假意召幸只为清	240
第十七章 帝王荣宠能几时	253
第十八章 两相有情偏疏冷	265



天阙隆庆三年，天城。

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落在新年的第一天，满城飞雪，漫如柳絮翩翩舞。

寒冷的天气，将万物冰封入雪海。

天子脚下，白雪皑皑。

天阙百姓人人感叹，怕是今年的春，来得不会早。

初五，天阙国的财神日，百姓赶集，让连日来清冷的街市立时如潮水一般热闹起来。

突然，成群结队的燕子仿佛一大片乌云从众人头顶掠过，直往街北一处人家飞去。

“快看，好多的燕子！”

“真是好兆头啊！燕子来祥，咱们天阙今年一定国泰民安。”

“是啊，燕子是我朝的吉鸟，这么多燕子同飞，一定有吉事。”

人群中有人首先发出惊叹，许多人激动地跟着燕子的方向，奔涌而去……

云府，大红的灯笼高挂，两旁的红联字迹秀婉，如云似锦，看得人心生暖阳。

下人们正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各房夫人和小姐少爷们不时便要逛街回来用膳，老爷也快下朝；唯有西院的三小姐留在府中，正摆弄着她的那些花花草草。

说来也怪，今年的春雪来得突然，天气也比往年要寒冷；可是三小姐的百花园暖棚中，却花繁锦缀，百花齐放。

这不知道的，还当是相府住了神仙；而知道的下人都晓得，那是三小姐心灵手巧，每年暮秋，便早早给花草架暖棚，覆干草。

说也奇怪，三小姐自小便与花投缘，无论什么样的花草，只需到了她的手中，便如同得了九天甘露，无论春夏秋冬，都能绽放出极盛芳姿。甚至路边有枯死败落的野花，经三小姐之手移栽至西院百花园之中，来年也能开出最美丽的花朵，娇艳迷人。

曾有算命道士说，这云府三小姐是花神转世，乃百花之首托生凡胎。

但云府上下却俱是嗤鼻一笑，说云府最不受宠的三小姐怎会是花仙托世，只不过天生劳作，不精才艺，常年只与这些草芥为伍罢了。

唯三小姐的丫鬟碧桃却是对此深信不疑，无论旁人如何看待，她却相信，善良美好如小姐这般的人儿，除了神仙转世，常人又岂能有小姐这般的心灵手巧，冰雪聪慧。

这不……

“小姐，今年的牡丹好像比往年开得更艳呢，竟比本该这季盛放的桃花都开得要好。”一身碧色花袄的清秀小丫鬟碧桃，这边瞅瞅，那边看看，最后停留在一株金牡丹之前，目露惊叹。

“桃乃树，牡丹是花。花适暖，树却耐寒。暖棚温热，牡丹反而开得比桃花盛。”一个清清淡

淡却让人怦然心动的声音，自碧桃身后传来。

云清来到牡丹花前，微笑着看着这盆开得很是鲜艳的金牡丹，神情满足。

历年的辛苦没有白费，这百花园确实被她护得风雨不入，温暖如春。

一转头，碧桃的眸子还是不可避免地跳动了一下。

小姐柳眉杏眼，葱鼻如玉，樱唇似丹，白净的面庞在柔和的阳光下，总是容易将人的视线晃亮。

此时，她一袭雪白的狐裘披身，立于满园红绿相间的花团中，遗世而独立，清悠而空灵。

如果不是碧桃早认得这是自家小姐，定会疑为眼花，误以为仙子降临。

“我猜呀，估计是小姐今年的运数要成真了。那个老爷请回来为小姐算命的道士不是说了嘛，小姐乃百花之首，金凤之命。这金牡丹便代表了花中之王，今年数它开得最盛，小姐今年可能真要当皇后了。”碧桃喜不自胜，露出为自家小姐开心的笑靥。

“不得胡说！”方才笑吟吟的人儿立时秀眉一拧，出声制止了碧桃的胡言乱语：“那等江湖术士空口无凭，碧桃不得当真。”

“可是，老爷却很开心嘛……”碧桃不服气地正要反驳，却突然听到奇怪的声音。

抬起头，立时目大瞪、口大张，舌头打结再发不出声。

只见，一大群黑色的燕子正扑啦啦地飞到头顶，盘旋在西院百花园的上空，久久不去……

次日，人人议论着宰相府向来不出名的三千金乃仙女托世，她所居之地便是人间仙境，有着神奇的能力，可以在冰天雪地的天气里让百花齐放。

更有许多人亲眼见证，她的百花园吸引了一大片乌云般的吉燕飞来，甚是奇观。

而她之所以一直隐于相府，几乎从不出门，是因为她的仙姿怕被世人窥见，故让下人故意传出她平凡之才貌，为的是不被世人注意。

于是乎，传言风起，一传十，十传百，加上有人亲眼为证，相府千金云清乃旺国之身便成定语。

更有人传，曾有道士相准云清小姐日后必为金凤，乃是堂堂天阙国的天命皇后！

初七这日，云府接到天阙太后懿旨，册封宰相云天海之三女——云清为天阙皇后，三日后与皇帝大婚！

一时，云府门前贺喜之人络绎不绝，几乎快将门槛踏破。



第一章 一人宫门深似海

正月初十，阳光普照。

锣鼓喧天，举国腾欢。

轰动天下的皇帝大婚让天城百姓人头攒动，纷纷上街观看这三年国孝之后的第一大喜事。

坐在晃晃悠悠的八抬花轿之上，头顶大红凤冠的云清蒙着喜帕，只看到脚上织龙嵌凤的金线玉履。

外面唢呐震天，她却心如止水。

今天，是她出嫁的正日，也是她成为天阙国皇后、母仪天下之日。

进宫为后！或许这是多少女子求不来的殊荣，可是，她却不爱。

如果可以，她宁愿摘下这顶凤冠，做一个自由自在的平凡女子。如果可以，她将跳下这顶花轿，勇敢地追求自己喜爱的人生。

可是，她却不能。

理智告诉她，她是宰相的女儿，她是太后钦定的皇后，她没得选择。

她思念风，可他却来晚一步，她不能再等他了！

心一痛，手中的绢帕不觉拧成一团，一如她此刻纷乱的心，怎么也无法轻展。

他曾说，她洁如天边无瑕云朵，他自由自在如风潇洒。他是风，她是云。

他与她，注定会风云成眷，今生相伴。

“等我，云。两年，等我两年！我会给你凤冠霞帔，我会娶你！”遥远的承诺依旧在耳，伴着清风的声音，那样动听。

可如今……

“风，对不起！”泪水不觉滴湿面庞，云清由怀中掏出一支短小的玉笛，抚摸着挂在玉笛上面刻着“风”字的蓝色佩玉，紧紧地将之攥在手心。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她与他，或许只是有缘无分！而她，算是失约了。

就算他依约而来，她也不能再随他去；她这一身的大红嫁衣、凤冠霞帔，都是为他人而穿戴。他，给不了她！

“落轿！”不知行了多远，只觉轿身一沉，四周的喧闹突然消失。一声拖得长长的尖细嗓音穿透重重阻隔，清晰地传到云清耳中。

她一惊，迅速地收好玉笛，拈起绢帕轻拭眼角的泪水，深呼吸。

“咚”一声，她似乎听到有谁用力踢开轿门，而后，一声低沉悦耳的男声便随着被掀开的轿帘传来：“请娘娘下轿！”

云清暗忖，此时应该是到了西华门了。

只是，迎接自己下轿的人，为何称自己娘娘？难道，他不是自己的夫婿吗？

然而，她在沉默着并未伸手之际，轿外再度传来那人低沉的催促：“属下慕容冲，恭请娘娘下轿。”

这下云清终于明白，来人确实不是当今皇帝。可他，竟然代皇帝踢下了这本该是新郎该踢的轿门，这……

不知所措地伸出手，她心中忐忑不安。

直至一双有力的大掌适时地包住她纤细的手掌，她才掠过一丝莫名的安然。

既来之，则安之！

一路由那个陌生的男子牵引着行走，途中越过门槛儿，跨过火盆，还绕过几丛不知何物的障碍，云清有几次险些跌倒，幸好身边的男子总是适时地帮她渡过难关。

她看不清四周的景况，看不清两旁那些发出低声窃语的宫人臣子，她只看到自己的脚，以及旁边一路相随着自己的一双墨色长靴。

“恭迎皇后娘娘，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终于，当她身子稳稳立于一处高台之上时，身边的人一同停下。许多人高声同呼，伴着呼呼风声，她有种不切实际的虚幻。

四周的风吹动她的衣袍，引得周身珠玉大响，就连头顶的喜帕也随着风缓缓掀动。

“慕容冲，你可以退下了。”随着一声威严又不失慈祥的声音，身边的慕容冲放开了云清的手，恭敬而坦然：“娘娘，属下告退。”

“谢谢！”当手被放开的刹那，云清只觉周身的一切都空了。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然而她却不知，她轻轻的一声道谢，让慕容冲身子一震，而后便如同这时来的风一样，悄然息退。

四周的一切都被隐隐的红遮住，看不见，也看不清。

云清静静地立于高大的城台之上，等着的，是她未来的夫君，是天阙国的皇帝。

今天，不仅仅是帝后大婚之日，也是年轻的皇帝亲政之日。她，将会与他一起，接受群臣叩礼。

“皇上驾到！”终于，随着一声细长的传唱，云清只觉时间过去了好久。

她动了动快僵了的手指，默默地随着声音看向前方。

然而，紧跟一声“华妃娘娘驾到！”立时如同潮水一般，引起底下一片诧异。

云清怔住，手中的绢帕也随着她手一松，随风飘坠。这本该在正式牵住夫君手时才可丢弃的绢帕，她再也不需要。

方才所有的迷惘仿佛一道闪电消退，迅速让云清明白了整件事。

怪不得自己的轿门由旁人代踢，自己的手由旁人代牵，原来，今日立后之时，亦一同册封新妃。

风，突然大作！呼呼地穿透她的喜帕，掀起她的裙角。

刹那间，她的视线一片清明，远远地，她看到一个俊朗丰神的红衣男子手牵一个同样大红

嫁衣的纤弱女子一步一步踏上台阶，直直向着她的方向走来。

她轻启唇角，淡淡地对他笑了。

然而，回视她的，却是一双充满了憎厌的眸子，清冷又不失俊美，只是，却对她含着极度的不屑。

她淡笑，了然他的这种憎厌。

如果可以，她很想摘下这凤冠，让他们一偿夙愿。

头上的这顶后冠，她并不想要！

呼，红色的喜帕被风彻底吹落，底下立时传来宫人的一片惊呼。

方才被轩辕泽纳妃所吸引的人群，此刻再度转头看向了一脸淡然的云清，有人回神地发出窃窃私语。

“快，赶紧替皇后将盖头遮好。”方才那个威严的声音再度响起，云清转头看去，却见那是一个慈眉善目却又威仪万方的高贵妇人。

她淡然一笑，猜测此人或许便是下旨册封自己为后的太后娘娘。而那个妇人，在接触到云清平静无波的面庞与目光时，神情似乎怔忡了一下，随后又迅速恢复原状。

在那个妇人的旁边不远，立着一个俊美刚毅的年轻男子，他似乎很是惊讶此时突然发生的状况，俊眸蓦然落在云清淡然含笑的面上，微怔。

手忙脚乱的宫女快步跑来，替云清盖上拾回的大红喜帕，为她隔绝了外界一切……

朱华宫。

装扮得金碧辉煌的富丽宫殿里，宫女、太监们忙成一片，繁乱的脚步踏入沁月殿时，却适时地自动放缓。

各种婚典所需物品纷纷由喜娘指点着——送入新房，再由十六名年轻宫女分立两旁，从殿门排立至新床之前。

这些宫女手中各呈着一个大红托盘，上面放着花生、莲子以及各类果品。

何府派来的喜娘一脸喜气，一张微圆的笑脸上，眼睛眯成一条缝，麻利地从托盘中——抓起果品，均匀地撒在殿内那张雕龙画凤的大床之上。

做完这一切，她又风风火火地跑了出去，如同刮起的红色旋风，迅速消失在殿外。

两排宫女依旧静静地侍立两旁，恭等新入殿。

此时，金凤宫清冷一片。明明是皇后大婚，宫人太监却无精打采，为自己以后的地位愁眉苦脸。

“唉，我还以为被派到皇后娘娘的金凤宫，会有机会多亲近皇上呢。现在看来，以后不被人宫里的下人笑话就不错了。”一个长得颇有几分姿色的宫女边胡乱地撒着果枣，边对一旁的宫女唉声叹气。

“嘘，你小声点。皇后带来的贴身丫头还在外殿候着呢。要是被她听见……”

“怕什么！”

被暗示的宫女眉眼一挑，根本不将旁边宫女的话当回事；不管数量地将一碟硬核桃全都撒到床上，轻笑道：“不过是个没地位的丫头罢了，论资排辈，她还在我们之下呢。原还仗着她是皇后的贴身丫头，给她两分脸色，可是你没听说吗，皇上方才在城台上当着天下百姓的面，公然

不将那皇后放在眼里。啧，今天新封的华妃娘娘你知道吗？她才是皇上喜欢的女子！人家有才有貌，是我们天阙国的第一才女，哪点不比咱们那只有运气的皇后强！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呀，是皇上故意给她的下马威呢！咯咯，要我说呀，以后……”

“啪！”有玉杯摔碎的声响，吓得那个宫女神色一变，待转头看到是碧桃竟然失手打碎了原本让皇帝、皇后交杯用的酒盏，当即嘴角一翘，阴阳怪气地对着旁边的宫女尖酸地咂舌：“哟，新婚之日打碎东西，这可真是大不吉啊。翠红，咱们活儿干完了赶快出去，别沾了这里的不祥之气。”

“你们！”碧桃气得面色发白，咬了咬嘴唇，终是没让自己在小姐成婚这日跟人吵嘴。

她没想到，这些宫女竟然如此尖酸刻薄，私下非议主子便是大不敬，她们还敢如此地毫不避讳。

“小姐，她们说的都是真的吗？”她心不在焉地蹲身拾捡玉杯碎片，心，一下子疼了起来。

宫女的话，她方才一字不漏地听进了耳里；本想不去相信，可是，泪水却没用地滑了下来。

“小姐，她们说的都是真的吗？那个皇上，他娶了小姐，又为什么要这么对小姐？”

“皇上驾到！华妃娘娘驾到！”随着常乐公公的一声通传，朱华宫所有的宫女、太监立时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纷纷低下头去，恭敬地只看着自己的脚面。

“皇上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千岁！”迎在殿外的喜娘立时上前引路，手中撒着红红的喜花，一路将新娘新郎领入新房。

紧紧地牵着身边人的手，轩辕泽俊美无双的面上洋溢着欢喜的笑容。

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虽然他不能给婉儿一个母仪天下的后位，可是他相信，这一天不会太久了。

“请皇上为华妃娘娘挑去喜帕。”喜娘轻轻掀起第一个宫女手中的托盘绸盖，对着轩辕泽眉开眼笑。

拿起喜秤，轩辕泽转身面对即将成为自己妃子的女子，眉眼间全是温柔。

秤杆轻轻一挑，大红喜帕之下露出一张倾世绝代的脸，让他不由看得呆了。

面前的人儿，面若桃花，肤若凝脂，流光美眸，樱唇玉鼻无不精致到极致。即使早已相识，此刻见到披着新娘嫁衣的她，他依旧怦然心动。

“婉儿，”爱怜地轻轻抚着她羞红的面颊，他的指尖停在她微红的眼眶上：“婉儿，朕终于可以与你结成夫妻了。”

“恭喜皇上，恭喜娘娘。皇上与娘娘乃天作之合，缘定三生，如今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可喜可贺。奴家祝皇上和娘娘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相亲相爱、百子千孙。”见风使舵的喜娘立时上前祝贺，笑眯眯的圆脸写满了讨好：“请皇上和娘娘各吃一粒红枣，再吃两颗花生和莲子，祝娘娘早生贵子，日后为皇室开枝散叶，延续香火。”

何若婉羞涩地看了轩辕泽一眼，原本发热的脸孔更是通红。

轩辕泽头戴金冠，面若美玉，大红喜袍束着金色玉带，腰佩象征天子的尊贵佩玉，一双金色的长靴镶嵌着红绿鲜明的宝石。原本俊朗不凡的气质，更是气宇轩昂，与平时有着两分飘逸气质相比，竟多了一分帝王霸气。

“皇上！”她柔柔轻唤，心中明白，眼前的男子今后不仅仅是她的夫君，更是一国之君。

她与他,再也不是年少时的两小无猜。

今日她可以让他痴恋自己,并在立后之日立自己为妃,可日后自己所面对的,却是与那个有着后位之称的女人争宠。

她今夜留住了他,却不代表可以留住他一辈子。妃子可以有很多,而皇后始终只有一个!

“怎么了,婉儿?”心一紧,看着面前的人儿竟然流出了泪水,轩辕泽满心不忍,伸手替她轻轻拭去:“你是怨朕吗?”

他自责。他曾发誓今生非她不娶,他日登基,所要立的后,一定是她!

可是,他却食言了。

“不,皇上!婉儿不怨,皇上对婉儿的心,婉儿全都明白。只是婉儿担心,今日皇上违了太后的意硬立婉儿为妃,怕日后她老人家对婉儿心有芥蒂。”顺势倚入他的怀中,何若婉明白,只有牢牢地抓住眼前人的心,才会拥有自己所梦想的一切。

眼明心巧的喜娘见状,便让众人放下果品,识趣带领大家全都退下。

轩辕泽紧紧地拥着自己心爱的女子,她的每一滴眼泪都让他心疼:“婉儿放心,如今朕已亲政,有朕在,不会让旁人为难你的。”哪怕是母后!他在心里加了一句。虽然他相信以婉儿的贤良,母后亦会喜欢她。

可是如果母后一直为自己立她为妃的事介怀,他唯有用自己的能力保护她,不会让她受半点伤害。

“嗯。”吸吸鼻子,何若婉轻挣着抬起头,睁着迷人的美眸,娇唇轻启:“婉儿明白。婉儿今后一定会全心孝敬太后她老人家,好好听从皇后姐姐的话,希望她们能够慢慢喜欢婉儿、容忍婉儿。”

说完,她似想起什么似的,泪水突然又溢满了眼眶:“皇上今日立婉儿为妃一定让皇后姐姐很生气吧,此刻皇上已经送婉儿回宫,就……请皇上去姐姐宫里歇息吧。”她紧紧咬住了嘴唇,那欲哭强忍的模样,让任何男人看了都于心不忍,何况是爱她的轩辕泽。

“朕哪儿也不去。那个女人,朕心中的皇后根本不是她!以后只要有机会,朕一定废了她!”再度将何若婉拥进怀中,轩辕泽不让她看到自己脸上的怒意。

如果不是母后坚持立她为后,今日婉儿便不会这样伤心。都是那个该死的女人,害得他善良温婉的婉儿在新婚之日如此担惊受怕,他绝不会让她好过!

“皇上不可!”轻挣着从轩辕泽的怀中抬起头,何若婉显得很无辜,“皇上请不要再说了,只要皇上真心爱着婉儿,婉儿便心满意足了。”

“唉!”轻叹一声,轩辕泽拉着她的手放在唇边轻吻,“婉儿如此善良,朕怎么舍得婉儿难过?别哭,朕答应婉儿,朕的心里只有婉儿,朕以后也只爱婉儿一人。”

“皇上不许骗婉儿哦。”羞涩地抽出手,何若婉赶在轩辕泽开口前起身,拿起喜娘方才交代的枣子递到轩辕泽面前:“今生能得皇上真心,是婉儿几世修来的福气。给!皇上,尝尝可甜?”

浅笑含娇,涩中含诱,何若婉欲笑还羞的神情,让轩辕泽一时看得痴了。

“好……”俊眸一愣,他随即明白过来她的意思。轻笑着就着她的手,他温柔地抓住,连同她的指尖一同含入口中……

红烛熄灭，暖帐轻放，一室旖旎，春光无限好。

而原本富丽堂皇的金凤宫中，此时却成了最清冷的宫殿。

喜娘扶着云清入了洞房，左等右等不见皇帝驾临，知道没戏，便找个借口退了出去。

碧桃红着一双眼睛，努力不让自己掉泪。看着端坐在床沿的小姐，她几次想开口询问都忍了回去。

她想，小姐一定比自己更加伤心难过吧。

明明今日是立后之日，可皇帝却一同纳妃，直到此时还不见人来金凤宫中。果然那些下人的私语并非空穴来风，原来，最对不起小姐的，竟是小姐从今往后的夫婿。

“呼！”

“小姐，你干什么？”正伤心着，碧桃却被突然掀掉自己盖头的云清吓了一跳，忙上前想要重新盖上：“不能揭的，小姐，会不吉利。”

“你又来了，碧桃。”云清挡开碧桃的手，努力想拿掉压得脖子酸痛的风冠，平静地说，“什么吉利不吉利，难道你想让我顶着这么重的头冠坐一夜吗？”

碧桃眼眶一红，声音忍不住哽咽：“可是小姐……”

“好了，碧桃，皇上今日是不会来这里的，你快帮帮我，脖子真的快断了。”云清故意叫得哀怨。碧桃便麻利地帮她将象征皇后的凤冠摘下。

“唔，终于轻松多了。”云清捏捏脖子，轻吁口气，而后便动手去解身上繁复的嫁衣，却又被碧桃犹豫着拦住：“小姐，这怕不好。若是皇上来了看到，那……”

云清被碧桃为难的样子逗笑了，轻轻拉起她的手，安慰道：“别这样，碧桃。这本就是错婚。我逃不过出嫁，却逃过了新婚之夜，这也是上天眷顾我，让我可以继续清静地生活。只不过是换个地方居住而已，在云府和在皇宫，对我而言也不会有太大区别。”

“小姐，皇上他太过分了！竟然这样对小姐，真是……”见小姐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碧桃真为自家小姐叫屈，可是她刚想抱怨却被云清清淡地打断：“一入宫门深似海。碧桃，于旁人看，我或许该委屈，可是碧桃，你还不清楚我吗？”

她眸子一黯，唇角轻轻掀起，声音幽幽：“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呵……”手中，不知何时已执起玉笛，眸光流转于上，思念转瞬掩过：“我累了，碧桃，替我打些水来。”

“哦！碧桃这就去。”云清确实没有半分因为皇帝今日纳妃而怨，倒是那位风公子，始终让她念念不忘。

碧桃回来时，看到小姐刚轻柔地将玉笛压入枕下，正在清理床上的枣果，忙放下水盆上前帮忙。

“怎么去了这么久？”云清随意一问，却让碧桃隐忍了好久的泪意终于暴发，竟然哇一声，哭出声来。

“怎么了，碧桃？”云清吓了一跳，忙放下手中物，一把拉过碧桃，问道：“出了什么事了？”

“小姐……”碧桃一阵哽咽，看着一脸关切的小姐，想到这宫里的宫女竟然这样恶待小姐，她就为小姐委屈。

那些无良的宫女，竟然这样欺负小姐。她去打水，发现根本没有人她们准备热水，就让

两个外殿候着的宫女去烧些水来，她们却推三阻四，口中还说些不堪入耳的讥讽之话。

她不想让小姐知道难过，便忍着气自己跑去烧水。等水烧开，她再去找木桶，却听那管事太监阴阳怪气地数落：“一个不受宠的主子，带来的丫鬟也这样笨拙。做事主次不分，连先找桶再去烧水都不分，看来注定了是不得宠的命。”

听了那太监的话，碧桃当下就忍不住想回嘴，可是看那太监和几个宫女一副瞧好戏的样子，为了小姐，她再次忍住了。

其实，她吃些苦没事，却见不得小姐这般受人奚落。

虽说小姐并非嫡出，以前在云府其他主子偶尔撞上也会讥讽她们两句，可是小姐从不跟别人计较，只待在西院中，日子过得倒也自在。而碧桃也只是照顾小姐的饮食起居这些日常小事，根本不需要干那些粗活。

尽管以前她也只是个下人，可是在云府，烧水做饭洗衣这等杂事，都有其他下人负责。更因小姐待她如亲姐妹，平时一些小事，都自己去做，不常使唤她。

谁想小姐进了宫，做了皇后，却连待在云府都不如，这皇宫养了这样一群目无尊卑的宫女、太监，日后小姐的日子可怎么过？

“别哭，碧桃，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云清看碧桃一副又气又怨的模样，猜测怕是外头有人给她气受了，不由爱怜地将她揽入怀中，轻声宽慰：“别哭了，碧桃，在云府我们不也这样过来了？如今只是换个地方适应而已，很快就习惯了。”

碧桃抽抽噎噎，她不是为自己哭，是为小姐叫屈：“我知道，小姐。可是，碧桃真的很难过，为什么小姐这样好的人儿，却总是受人欺负。以前在云府是这样，现在小姐贵为皇后，也被那些没品的宫女欺负。呜呜，小姐，碧桃真的好心疼小姐……”

“傻碧桃，我都不觉得委屈，你哭什么。”云清心一暖，舒心的笑容美得摄人心魄，“只要心止水，那外界的一切波涛都不会惊动我们。以后，我们就当这里是以前的百花园，只要精心护理那些花木，让它们绽放更美丽的春色便好了。快别哭了，鼻涕都沾了我一身，到时你又得忙着洗了。”

“小姐！”碧桃吸吸鼻子，从云清怀中抬起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看到小姐正一脸的笑容，心情也不觉得那样难受了。

她破涕为笑，嗔道：“小姐总是这样，让人家想哭都哭不起来。”

“呵呵，不哭了？”云清一刮碧桃鼻子，道，“这才懂事！看吧，水都凉了。”

“啊，我重新去烧。”碧桃脸一红，忙要重新换水，却被云清拉住：“不用，刚才是热水，现在却是温度适中的温水，正好不需掺水了。”

云清几句淡然的话语化解了碧桃满心的委屈，主仆俩温馨地相互照顾，使得殿内暖流阵阵；而殿外，不，是宫殿之上，一抹俊逸的黑影微微一动，俊眸深深地凝视殿中之人那清妍秀丽的身影，若有所思。

而后他轻手将方才移开的片瓦复位，再身形一跃，脚尖几个轻踮之下，便消失在殿顶之上，融入浓浓的夜幕之中……

次日，天气微寒，却朝霞明媚，是个不错的天气。

云清早早起床，由碧桃为她梳洗妥当，便挑了一袭淡粉的衣裳穿上。

“小姐等等。”云清一踏出殿门，一股清新的寒气便扑面而来，碧桃却似想起什么，忙快步转身回殿。

云清停住，不解地看着碧桃匆匆回殿，不知道是否是她落下了什么。

本该精心打扮得端庄贵气的她，此时仅是随意插了两支珠钗，让几缕发丝垂在肩下，便吩咐碧桃与一个看起来较为柔顺的宫女带路去太后的祥宁宫请安。

不时，碧桃出来，却见她的手中拿着一件艳红的狐裘，过来给云清披上：“小姐，天寒，小心别着凉了。”

这是出嫁前，太后差人送到云府的赏赐。这件百年难得一见的火狐皮毛制成的精美狐裘，色泽艳红如火，澄莹光亮无半根杂色，怕是这世上仅有的一件呢。

为此，就连一向眼高于顶的大小姐跟四小姐都羡慕得红了眼，嘴里不屑眼睛却出卖了她们的的心声。

虽说小姐自己也有件纯白色的狐裘，可是像这等精致又艳美的狐裘，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让人识得它的尊贵与身价。能够拥有这件狐裘的人，其身份自然也是不能让其他人轻易看扁了去。

小姐身为一国皇后，虽说皇帝新婚之夜未曾宠幸小姐，可是她却不想小姐如此素净地去见太后，因为在祥宁宫中或许还会见着皇帝。

那样，小姐更要让一些狗眼看人低的奴才们私下耻笑，也生生被那个抢了小姐夫君的女人轻贱。

云清眸子一扬，直直地看着碧桃，直看得碧桃受不住这样清冷的眼光，自己低声解释：“好歹今日也是小姐新婚大喜的日子，又身为皇后，若是太素淡了，怕是太后她老人家不高兴吧。”

“走吧！”云清无奈地轻叹一声，知道碧桃的心思，也没有怪她，只是淡淡地吩咐：“碧桃，这件狐裘美则美矣，可是太红太艳，却也容易刺了人的眼。这是后宫之地，你我都是初来乍到，能清简便清简，太过张扬只会让自己陷入更多的钩心斗角之中。他人看我素也好，丑也罢，你我都喜好清静之人，何苦要让自己惹上那些烦心事？”

碧桃步子一顿，看着在狐裘衬托之下的小姐，虽然明白小姐所言甚是，可她还是不肯放弃这个让小姐被皇帝发现的机会。

她相信，皇帝不要小姐，只是因为他并没有见过小姐，也不知道小姐的品貌心性。只要他看到小姐，以小姐的才貌，一定会让皇上喜欢上小姐的。

养心殿中，芳菲熟练地替司徒纤玉盘起秀发，将一根根金钗依次插入发中，盘成了一朵永不凋的金玉之花。

看着镜中依旧美艳动人的太后，芳菲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娘娘，皇后已经候在殿外。她只带了两个小宫女，一个，是她自相府带来的贴身丫鬟。”

“嗯，她穿着如何？”司徒纤玉淡淡应一声，手中把玩着一朵雕得精致的金步摇，拨弄得叮当脆响。

“穿着素淡，装扮清秀，不是堆金砌玉的华贵，却也不失一国之后的端庄。只是……”芳菲的声音带了丝犹豫，眼中似乎映着不解。

司徒纤玉微微一笑，看着向来处世淡然的芳菲竟然面露疑惑，不由觉得好奇：“只是什么？”

她长得很普通？”

她确定云清长得很美，尤其是她的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中带着看透一切俗事的明澈，仿佛一个立于凡尘之上的仙子，眼中未曾落下半点灰尘。

“不是！”芳菲很快地否定，见太后轻笑的神情，继续说道：“她披了太后赏赐的火红狐裘。妖冶如火的红衬着她，虽然美丽更增，却总感觉与她不配。”

“哦，可是那火狐裘太艳了，以至于让她容颜反而失色？”司徒纤玉讶异，心中暗想应该不会。

云清昨日她也见过，同样一袭大红的凤冠霞帔将她衬得美如天仙，狐裘更是华贵之物，怎么可能衬不出她的美好？

“呵呵，也不是。只是她属于那种极清淡的人儿，太艳的东西，反而不配她。不过，也许只是奴婢心中有此感觉，其实在众人眼中，这样的她，却是惊艳到让人移不开目。”芳菲淡淡地笑了，神情很是温和，让司徒纤玉微觉新奇。

说起芳菲，可以说陪了她快三十年。一直毕恭毕敬，性子平静到天塌下来也不会惊恐。

除了对她这个太后，芳菲偶尔会露出温暖的笑容，对泽儿，她一直带着谨守礼仪的淡笑。

此刻这种温和的笑容，真是难得一见。由此，司徒纤玉在心中对云清的印象，又添了一分好感。

能让芳菲欣赏的女子，必定是一个好的女子，也会是一个好的皇后。

“云清见过太后娘娘，太后金安。”见着雍容华贵的太后在芳姑姑的搀扶下缓缓走来，云清一眼便认出，她就是昨日城台之上温和又威严看着自己的那位妇人。

此刻，她平静地坐在榻椅之上，一张依旧美丽的脸孔带着恰到好处的轻笑，淡淡地打量着自己行礼的云清。

“嗯，你叫云清是吧！”懒懒的声音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慈祥，司徒纤玉看着眼前美艳却不失清雅的女子，眼中满是喜欢。

昨日当她盖头飞起之际，本该惊慌失措的她，却平静到连自己都暗暗佩服。

面对着泽儿的有意羞辱，面对朝臣、百姓的异样目光，她却可以做到心如止水，不慌不怨。

此等气度与从容，怕是只有自己这般经历过半生风雨的人才可以做到。可年轻如她，却竟然做到了。

“呵呵，起来吧。以后唤我母后便是，这太后二字容易生分了。芳菲！”司徒纤玉轻声使唤，一旁的芳菲早已了然地递来一杯清茶：“在。”

云清此刻听到太后出声，她方盈盈一拜，平直起身，小心地从芳菲盘中接过清茶，恭敬地递到太后面前，声音温婉：“母后请用茶。”

“呵呵，好！真是个灵巧的孩子。”司徒纤玉满意地接过茶盏，笑着让芳菲赐坐。

此时，殿外进来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监，对着司徒纤玉恭声禀报：“回太后，华妃娘娘在宫外求见！”

碧桃面色一变，手不由紧握了起来。看了一眼依言淡然坐到座上的云清与面色平静的太后，她心下不由紧张起来。

不知华妃到底是何方神圣，竟然让身为一国之后的小姐在成婚之日被天下人耻笑，等会儿她一定要好好看着点，别让她再将小姐欺负了去。

“嗯，让她进来。”碧桃思量间，只见那老太监颤巍巍地小跑了出去，不时，便闻一阵醉人的清香伴着一片叮当珠玉之声飘入殿内。

此香不似桃兰丹桂，芬芳中带着一丝清甜，让人忍不住闻香而心动。

好奇地转头看去，碧桃的抽气之声立时被自己伸手掩住。

好美的女子！

她不得不承认，进来的女子是她难得愿意承认其美的女子。在云府，大小姐和四小姐也是美人胚子，可是她们的面孔总是朝天一般，让人一眼便觉不舒服至极。

而眼前的女子，却是美而不溢，艳也不俗，秀中透慧，雅中掺柔。是她碧桃所见过美女中，唯一能够与小姐并驾齐驱的女子。

只见她面含轻笑，如海棠娇花，大方而典雅，款款而来。

一袭绛紫色裘衣披身，衬得她白皙的皮肤更是娇嫩。乌发如墨，盘得恰到好处的发髻被玲珑的珠钗环绕，一支缀满了斑斓彩蝶的鎏金步摇完美地插在金玉花钿间，只需轻轻移动脚步，那清脆悦耳的碰撞之声便交织成一曲最美的乐曲。

真可谓芙蓉不及美人妆，水殿风来珠翠香。好一个妙人儿！

看着从面前经过的女子，云清不由在心中暗赞。

“臣妾给母后请安，愿母后寿年永享，通泰安康。”甜甜的声音打破一室人的沉寂，何若婉扬着美丽的笑容，在叮当的声响中轻步越过云清，走到司徒纤玉面前，缓缓地轻拜下去。

云清眸子一扬，竟意外地看到太后正含笑看了自己一眼，正感诧异，却听她温和地拉起何若婉的纤手，仔细打量：“嗯，不错不错。果然是个通透灵秀美人胚子，怪不得泽儿对你赞不绝口。”

“母后！”何若婉羞红了一张脸，娇嗔之时似才看到坐在一旁的云清，唇角一掀，轻步走到云清面前盈盈一拜：“这位便是皇后姐姐吧，妹妹见过姐姐了。”

“妹妹无须多礼，快请起。”云清也忙站了起来，看着一脸温婉的何若婉，她的笑容很平和。

眼前的人确实是个集美貌与温婉于一体的女子，又是天阙有名的才女，皇帝能够与她佳偶玉成，也算是人生一件美事。

“谢姐姐。”何若婉面上轻笑，却自见到云清第一眼时，心下便咯噔一下。

在听到太后降旨封云清为后当日，她便找来云府四小姐云雅打听情况。只听说这云清相貌平平，才情全无，唯一所会的就是摆弄花草。

今日一见，却不想她美貌异常，让自己倍感危机四起。

美眸一转，何若婉的眸子落在云清高贵艳丽的狐裘之上，赞道：“姐姐这身狐裘真是难得一见的精品，配在姐姐身上更是光彩照人。妹妹跟姐姐相比，真是寒酸不敢见人。”

说着，她原本美丽的面孔竟然映上一层愧色，让人不忍见这样一个动人的女子如此黯然。

云清一怔，看着华妃随行的几个宫女已经对自己射来不屑的眼光，心下怅然。

她暗悔自己本不该披这狐裘，如今此物果然让自己陷入难堪之中，不好发话。

若说自己这狐裘也只一般，因此物原是太后所赐，必会让太后心中不快。如顺了她的话，

倒似自己今日披着此物是炫耀自己身份高贵而来，又白落了人话柄。

如此，她只能含笑不语。

一时大殿之中，人虽不少，可说话的却没有几个。

何若婉挂着笑脸温顺地敬过茶，又极尽讨好地陪着太后说了会儿话，便再度站起身，向太后请辞。

“呵呵，哀家今日难得清闲，顿觉清静无比。婉儿不如陪哀家多聊会儿天，若待会儿泽儿来了，便一同留在养心殿用膳。云清若愿意，也一同留下吧。”最后一句话，是司徒纤玉对云清说的。

清清淡淡，全无几分感情。

何若婉心下一喜，面上却不动声色。

看来太后似乎更喜欢自己一些，她方才升起的一丝担忧便消失无踪，对她再也构不成任何威胁。

只要不让皇帝有机会接触那个女子，她有把握自己一定会同时赢得皇帝与太后的欢喜。

“谢谢母后恩典！只是云清宫里还有事务未安排，便先回去了。”云清适时地起身，知道自己在这里只会是多余，便不凑这份热闹。

何况方才何若婉的一番话，让她只觉自己身上的狐裘越来越重，此时太后开口，她方有机会告辞。

“嗯，那你便去吧。”司徒纤玉拉着何若婉的手，对她讲起出阁前举行的那些诗会很感兴趣：“婉儿，继续讲讲你以前的那些趣事。尤其是泽儿在读书时，是不是也有被太傅责罚的时候……”

默默地退出大殿，云清听着里面渐小的谈话声，终于舒了口气。

蓝天白云之下，她美丽的身影如同一只火凤凰一般，一下子吸引了宫内所有人的视线，包括刚刚走到殿廊外的慕容冲。

“属下见过皇后娘娘。”云清不防，差点撞上匆匆而来的男子，讶异地一抬头，撞进一双幽深莫名的俊眸中。

待看清才认出，他竟然是昨日牵着自己一路走上城台的那个男子。

她记得，他叫慕容冲。

“慕容大人无须多礼。”微微一笑，云清发现此人怕是这后宫之地唯一主动称自己为皇后娘娘的人吧。

所有宫中下人见到自己都是恍若未见一般，眼中总是透着或轻或重的讥讽。就算自己尚未走远，有人不敬的私语都会随时飘入耳中。

慕容冲一怔，这是第二次听到她的声音，却同样跟昨日一样，让他的心湖怦然一荡。

再回神，她已经翩然而去，只留下一个美丽动人的背影。

慕容冲眸子骤然一深，冰山般的俊容难得露出自己都不见的柔软，直到云清的身影消失在转角处，他才收回视线，神情一凛，钻进殿内。

“小姐，方才那人你认识？”碧桃无比好奇，看刚才那个男子只是一个陌生的人，小姐是何时认识他的。